



序二

■ 郭鹏

正值北京寒冬腊月迟迟无雪的时候，远在南国狮城的李喜梅女士将《自然自在》的新著文稿惠寄于我。坐在冬日的暖房里，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这十来万字的。喜梅的文字还是那么质实、细腻，扑面而来的还是那么温暖、清新。但是，这次我分明感觉到，她的文字又增添了些许的厚重。她以往的文章也大多是有为而作，有感而发，而这次她似乎在追问着什么。作为先期读者的我，也在紧张地顺着她的追问去找寻答案。像嚼槟榔似的，把文稿的近十万个字

郭鹏

序二

■
vii

嚼来嚼去，也不知是嚼到哪里的时候，颊舌之间忽然生出某种久违的滋味，怦然心动。

喜梅在文章里展现了她近乎博物学者的一面，她对动植物世界的沉迷和挚爱，是时时呈现于文字之表的。她描写草木鸟禽，既是科学的，又是审美的，而且形神兼备。我自小长于城市，埋头于书本，孔夫子的书是读了一些，但他老人家要求读书人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的训诫，却没办法好好遵守。鸟里面最认得的，无非是麻雀和喜鹊；树里面最熟悉的，不过是杨树、柳树而已。想来真是惭愧，古人云：“大凡立教，格物为先”，格物而致知，方为真知，我们现代人做学问，格物工夫上先差了一截，却又要忙着致知，便时常感觉脚跟不稳。看喜梅的文字里，忽而草长莺啼，忽而鸢飞鱼跃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很多名字甚至是第一次听说。于是，我知道了菩提树在南方和北方是有所区别的；杜牧诗里的“豆蔻”和香料战争史上的“豆蔻”种类不同；相思豆也不全是红的，更有红黑相间的双色相思豆；亚洲各地的羊

蹄甲花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别；猫头鹰家族有仓鸮、鹰鸮、领角鸮、点斑林鸮、马来渔鸮等，有的还形貌俊秀。很高兴我不是从枯燥的教科书，而是从喜梅那优美的文字里得到这些知识，行文至此，忽想拈出其中颇精彩的两段：

学校假期中的周末早晨，植物园里人来人往，尤其热闹。雨林一隅，糖棕桐正酝酿着一场花事，鸡蛋花林中两只黑白喜鹊，在枝头欢天喜地跳跃追逐；一只珠颈斑鸠，独自蹲在树下巧梳妆。一群白腹秧鸡，正带领着几只幼雏，在龙舟花丛林下辛勤扒地觅食。

（《植物园一百五十大寿》）

住宅园地里长着十几株倪藤树。果实成熟时节，锥形树，绿油叶片间缀着熟透的红色果与即将成熟的黄色果，像挂着彩衣糖果般，有点喜庆派对气氛。这些果子一向为噪鹛们所喜爱，

每逢果熟季节，黑杉红睛的雄鸟与浅棕色带斑点的雌鸟，常在傍晚时分穿梭于枝叶间，边啄食边追逐、边间歇地发出突兀的噪声，与儿童游戏的嬉笑声、女佣遛狗的犬吠声融成生活协奏曲。

（《俊俏斑皇鸠》）

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，不得不叹赏作者的观察能力和描写能力。我对糖棕榈、鸡蛋花、龙舟花、倪藤树以及鸡雀鸚鵡之类的禽鸟并不熟悉，却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画面的生机盎然。但我又是个不甘心的人，于是我从网上搜索这些花草鸣禽的图片，霎时间，仿佛一幅幅灵动的粉彩工笔画跃然纸上。我们知道，在华语文学的源头——《诗经》里，仅涉及禽鸟类动物就有近五十种，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开始，主流的华语文学传统就讲究把动植物类、色彩、声音融为一体。我认为，正是在日常生活里孜孜不倦地“博物”和“格物”，促使喜梅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，形

成自己的风格。作为新加坡华语文坛上一位勤奋的耕耘者，喜梅通过她那独特的文笔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，什么可能使文学变得丰富。

然而《自然自在》耐人咀嚼的地方并不止于此。在我看来，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始终在表达着强烈的忧患和善良的希冀。作为压卷之作的《和合》、《共生》两篇，开宗明义，透露了本书的主旨。《共生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

各类异种植物、动物、昆虫甚至生物之间普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共生关系。如蕨类附生在枝叶茂盛的大树身上，毫不伤害主树；榕蜂协助所属的榕树传粉作媒，鞠躬尽瘁；蚂蚁“养”蚜虫，也是一些如蔓藤、龙尾草、姜花等植物的守护神，双方相互依赖并提供对方一些好处，互惠互利相扶持。

自然

■
x
自在

我有时想，喜梅观察禽鸟花草，类似古人所说的“观物”，这方面见解最透彻的，莫过于老庄道家一派。按照他们的观点，“齐物”方能“观物”，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世间万物本来是平等的，如果人能不偏不倚，不物欲横流，这个世界定会十分美好。如此看来，“和合”也好，“共生”也好，其实是在自觉地呼应古代哲人的智慧啊，同时也给现代工业文明一个真诚的劝诫。纵览全书，此类话语俯拾皆是，如《多样性》、《变》、《蓝天白云下的班丹河口》等篇，寓意尤显顿挫、深沉。

我和喜梅相识已有十多年了。六年前在狮城讲学时，喜梅曾特意带我去裕廊鸟类公园观鸟。那趟经历中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硕大的鸚鵡和成群结队的火烈鸟。但是，倘若那时读到《自然自在》，我恐怕不会有太深的感触和共鸣。近几年，全球气候愈发异常，各种自然灾害更加频繁，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然对人类生存的终极

意义。回到自然，保护自然，敬畏自然，这样的信念也在我的思想里扎下了根。前年游学波士顿时，我常和友人一起去市郊的Walden湖游玩，同时也对Thoreau记录湖边栖居生活的同名随笔集爱不释手，每当读到“To anticipate not the sunrise and the dawn merely, but if possible, Nature herself!”这句话，都会嗟叹良久。鸥鹭与盟，鱼鸟相亲，在自然万物中，人能保持正确的态度，并找到自身的适当位置，是多么重要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人文教育中，长期以来一直缺失观察自然、博物格物的重要一环，要知道，热爱自然是人性向善的第一步。

轻轻合上《自然自在》，我不由得留恋起书里那美妙的文字，不由得要感念喜梅那年引导我观鸟而种下的因缘。

2011年1月18日